

孙犁先生辞世迄今二十年了。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纪念丛书“我与孙犁”，五位作者各一册书，书不厚，寄托着不尽怀念。

作者均受孙犁生前亲炙多年。先以工作相识，随后以师事相处，继以师徒相交，历孙犁中年、晚年。先生物故后，几位作者耽读先生其文、覃思先生其人，为之撰文不辍，这次集合成书，各见其所写所记的事、理、情。

“事”者写工作所涉之事、交往之事、史迹遗事。几位作者当年年轻，任职报社、出版社，向孙犁约稿、刊稿、出书，本属职务行为；孙犁作为文坛名宿，又当过老师、记者、编辑，于是彼此自然而然成为同行前辈后辈关系、师事关系。记述这些“事”，也就写出了孙犁为师轨范、为人师表的若干侧影。宋曙光的书《忆前辈孙犁》、谢大光的书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，本名与内容一体豁然。冉淮舟《欣慰的回顾》一书，更记有与孙犁相关的一些史迹遗事，如：“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”，孙犁的作品《风云初记》《村歌》《铁木前传》，“总是处于一种风雨飘摇之中，主要是来自官方宣传部门，批评作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，阶级界限模糊”。周扬在文代会报告中，公开批评《风云初记》第二集“离开斗争漩涡中心”，“流落在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息里”；孙犁对如此这般的批评表示了“强烈的不满”，为此写了《左批评右创作论》一文。淮舟书中这种记“事”，虽属点滴，但极可思。

“理”者写各人对孙犁为人、为文的认识、理知。肖复兴著《清风犁破三千纸》，“清风”明喻孙犁为人、为文之风，“犁破三千纸”直点孙犁读破古今文籍当世情；还特指孙犁晚年写的读书笔记；兼寓指复兴本人对孙犁作品反复吟味后

心有所得而撰之文。

“情”者写各位作者对孙犁及孙犁文学的师慕与思慕之情。《欣慰的回顾》书中，记载“文革”初期，武斗风行，孙犁把自己的一些著作、文稿、书信，托淮舟代为保存。淮舟为了保险，转送到

## 平生风义兼师友

——纪念丛书“我与孙犁”读后感

滕云



保定他爱人处，叮嘱她保管好。他爱人怀着身孕，背着这些文稿逃反，终致劳累流产。后来的孙犁听说后，既吃惊又感动。这就是一份进于师情、友情而近于亲情的至情。卫建民《耕堂闻见集》书中，也记载着作者让妻子从老家给孙犁寄农家玉米面的亲人情意。

“我与孙犁”各书，作者们写与孙犁相交的事、理、情，深切如此，厚蓄如此，却只平实述之，不诟不炫，可征可信，情深而文明。这种态度是应当的，也是可贵的。这种明秀素朴的文字，恰如孙犁生前多伦道旧居庭前手植的花树。这就是对先师遵遗的传承。

孙犁在现实生活中，不是个孤高寡合的人，但他是个习惯独处的人。他在文学生活中，也不喜群居闹热，以文学战线一散兵自命。然而桃李无言下自成

蹊，在他生前，孙犁作品的大众知音就很多，孙犁文学的景从者、师事者也很多。但他从不立门墙，也不曾认别人加持的“荷花淀派”或“白洋淀派”宗师之名。他身后，孙犁文学的热心读者也代不乏人，尽管孙犁辞世前十年，他就曾对来访的记者坦然笑称，自己作品的寿命可能不过五十年；但据“我与孙犁”丛书作者之一宋曙光统计，孙犁去世后这二十年间，各出版社新版的有关孙犁的著述，多达二百余种；而“我与孙犁”丛书，应当是近时新添的一种了罢，它的作者们，那就是孙犁及孙犁文学较老辈较新的一代知交了。

孙犁不擅交际；他所交游，自显风义道义。读罢“我与孙犁”五册，我想借用李商隐悼其师友的诗《哭刘蕡》的结句，来概括我的感言：“平生风义兼师友，不敢同君哭寝门。”“风”指风操，“义”指道义，“同君”指作者自己同刘蕡及师门弟子一起站立，“寝”指内门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中，孔子如是说：老师去世，我到老师内门祭拜；朋友去世，我在他寝门外致悼。我曾去过孙犁多伦道旧居的人知道，孙犁外书房就是他待客的厅堂，内书房也是他的寝室。“我与孙犁”五册的作者们，从青年到退休之年，正就这样，也算登堂入室了，对孙犁尽师礼友礼，写了他们的缅怀文章。

#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〇三期

## 记忆中的村庄

刘凯



我常要下乡工作，其实我的老家就在乡下，一个离县城较远的小村庄。我在那里出生，在那里成长。

记忆中的小村庄是那么恬静，低矮的土坯房映衬出树木的高大。民国时使用的两个牛轴仍严严实实地蹲在村口，守护着村里唯一的一条穿村柏油马路。篱笆墙院内正房的钥匙，压在窗台的砖头下，告知家里没人，闲人免进。早晨清脆的鸡鸣声，唤醒了沉睡的人们，袅袅炊烟升上天空，伴随着晨雾绘制成一幅如梦如幻的小村画面。日出而作，吃过饭的人们拿着各种农具，匆匆奔向村里的农舍。大队部坐落在村子中央，是一处有六间正房的大院，院子的大门朝东，六间正房自东向西依次是会计室一间、大队部两间、仓库两间、饲养室一间，院子西侧是一长溜马棚，拴着十多匹干活的牲口。大队部的屋内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，屋的中央有一张小学生课桌和一条脱了漆的长凳。派工时，队长一只脚蹬在长凳上，一只手掐着卷烟头，另一只手挥舞着，派出了一天的活儿。

冬季和夏季是人们比较惬意的时节，冬天村子公路北侧墙根下，是男人们最喜欢的去处，他们穿着大襟深裆的棉衣，坐在玉米秸捆上，个个如和尚诵经般沐浴着冬日阳光，有时也有一些简短的沟通，谁家家的后生娶了媳妇，谁家的后生找了个临时工的活等等，话语一般很短，只有从他们脸上的皱纹，能辨出他们年岁的大小。夏天傍晚，老太太们的乘凉构成了小村一景，她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，坐在大门口的树荫下，手里拿着大蒲扇，一边呼打着蚊子，一边扇风乘凉，嘴里东拉西扯，谁家的媳妇要生孩子了，谁家的姑娘要嫁人，喋喋不休。

儿时在农村老家，觉得最不舒服的有两件事：一是连阴雨，如遇连阴雨天，土坯房非漏不可，真是外边天下，屋里小下，外边不下，屋里还下。另外，村里的路都是土路，下雨后泥水遍地，有时把雨靴都粘掉了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二是上厕所，村里都是简易厕所，卫生条件可想而知，有时实在不行，就出村跑到庄稼地去方便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对自己土地的使用权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田野中到处都是干活的农民，他们有的在除草，有的在耕地，有的在施肥，有的在播种。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敢叫日月换新篇。在人们辛勤的劳作下，土地给了人们丰厚的回报，家家开始有了余粮，人们开始改善居住条件，一排排砖瓦房拔地而起，篱笆院成了可回忆的过去，蹲墙根更成为了传说。

农业在变，农村在变，农民也在变。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，只是用秒来计量的单位，但就是在这用秒计量的时间里，农村大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金秋时节，我又回到了我养我的小村庄。村外农田里，隆隆作响的联合收割机，正在将金黄色的玉米粒，如涓涓细流般洒落到运输卡车的车厢，联合收割机后面均匀地铺满已粉碎的玉米秸秆，等待着后续大型拖拉机的旋耕。

走近村庄，走村公路的两个牛轴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崭新的、油漆彩画的、飞檐斗拱的进村大牌坊。阳光透过高矮相间的观赏树，在那条新修的穿村公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村里是一条条井字形街道，正南正北，正东正西，颇为严谨。街道的主路都是水泥硬化的路面，路面两侧是用灰红相间的花砖砌成的便道，便道外侧种植苹果、梨、柿子、花椒等树木。街道的十字路口旁，建起一座漂亮的、带有暖气的水冲厕所，解决了过去的如厕之难。村里门楼都是用红砖垒建而成，宽大明亮，颇有气势，宽敞的里楼是以进出一辆 SUV 汽车，偶尔敞开的两扇不锈钢大门，露出对面墙上硕大的金色福字，昭示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小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坐落在原来的大队部院内，一座橘黄色的二层小楼，楼内不仅有优雅的行政办公区域，还设有党群活动会议大厅、党群活动室、用餐食堂等。党群服务中心来人入往，处理着村里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党群服务中心的对面，修建了健身活动广场，广场内健身设施齐全，成为人们休闲、娱乐、健身的好去处。

徜徉在乡村街道上，追忆儿时小村的过去，心中万般感慨。从健身广场上传出的美妙音乐，仿佛已将今昔作出了对比，唱出了小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我的外曾祖父是个画师，据说画鱼一绝，能在凹凸不平的春盛（一种潮汕竹编礼篮）上，将鱼的眼睛画得栩栩如生，在附近村庄中享有盛誉。我忘记有没有见过他的画，但小时候见过他留着长须整日躺在竹椅上的样子，他不言不语活过了百岁，如今家里没有人会想起他的画，倒是他百岁寿诞时穿着红肚兜游街让人印象深刻。

这么说，并不意味着我有任何家学和师承。相反，童年时我对外祖父喜欢在酒后狂书心生厌恶，特别是那股劣质墨水的臭味，确实臭不可闻，让我从小就知所谓“墨香”纯属骗局。喜欢画画得感谢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，她教语文，却是美术专业毕业，那时她青春靓丽神采飞扬，在我们那所破败不堪的学校里显得另类。为表彰我的作文写得不错，她会在我的作文本上画画，寥寥几笔就画出森林中的西式屋顶，让人惊叹。她预判我的成绩在即将到来的中考必岌岌可危，我只能点头承认。于是她又鼓励我去参加中专的美术考试，为此，我在教室边上的小屋子里练习了三个月的素描，她教我怎么处理明暗和线条，如何用素描排线表现物体的光

泽，以及什么是质感和透视。这些全新的绘画理念让我重新认识世界，虽然最后我没能考上中专去念美术，但在中年，常常会梦见自己坐在一堆瓶瓶罐罐中间，孤独地画着素描。

那是 1999 年的春天，说是一个遥远的梦，也不是夸张之辞。事实上，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再拿起画笔。突然又开始画画，这纯属偶然之举，最初只是为了在病毒肆虐的日子里排遣独居的寂寥。画画作为一种遗忘时间的技艺，显然要比写作更为愉悦。或者说，写作更多时候会将人带进痛苦的境地，去面对人性的残忍。而画画，则完全可视为思想松弛的体操。最明显的区别是，画画的时候可以听音乐或广播，但写作的时候所有的声音都是干扰。

画画能让人平静，特别是在画猫的时候。猫真是神奇的动物，敏捷而高冷，柔软而温存，很容易便让人对它完全丧失抵抗力。对猫奴而言，撸猫永远是正义，是美德，是不言自明的默契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我常不在家，也便养不了猫，索性就将猫“养”在纸上，疲累之时看一眼，便觉人间值得。人世艰难，写作者的人更需要面对意义的真空，常怀干戈愁，回头想想浮生若梦，莫若与美好的事物共处一室，管它风高雨急，只求此刻安宁。



陈崇正

## 纸上养猫

手的汉子才能挣得此钱。

自然，南方有南方的好处，草木全年都在无休止地生长，在开花结果，在打情骂俏，在藤蔓环绕。北方冬天，不仅动物有短暂的冬眠，树木也有冬眠的时候。冬眠对兽，对树是一段空白期，像酒后的断片。

这段时间，北地所有树木，木如枯柴，枝如如槩，对人间一定不存在任何清晰的记忆。此说绝非危言耸听，植物活跃时明显具有储存和提取生理信息的能力，这在查莫维茨的《植物的秘密生活》中已有答案，“植物记忆涉及的很多机制在人类记忆中也涉及，包括表现遗传和电化学梯度”。如此，也难怪南方人多妩媚多情韵，连才子佳人也那般琴瑟和鸣，如陶朱西施，文君相如，钱王陌上，东坡朝云……草木葳蕤，人皆软语。草木有

## 冬天填补了北方的空白

李耀岗



情，何况人乎。北地，则稍嫌直白冷峻，全无娇情，要么冷酷无情，要么冷若冰霜，不及南方人多情，树木如国槐、枣刺，坚韧有余，妖娆不足，长于死硬不退，少有曼妙之姿。南方也是有雪的，煮雪烹茶、湖心看雪、踏雪寻梅，是南方人的情调，北方的雪更适合大雪满弓刀、风雪旗半卷，要不就是李愬雪夜袭蔡州、林冲风雪山神庙，也许如“雪拥蓝关一夜行，神旗冻定马无声”这样的大雪，正合北方人精神呢。

北方之冬，纵有诸多空白，似乎也没理由放任这段荒凉凛冽的时日。它的冷，有更加热烈的填充物尽纳其中。比如，烈酒和火锅，也许只有北方的冬天适合高度的烧酒和热腾腾的火锅，用锡壶烫饮，用木炭烹煮，把一段寒意和时光在热烈中燃烧殆尽。

北地之冬的户外，秋收冬仓是空白的，屋内的空廩更空则是热烈的，地头的空白是热烈的，炕头的空白是热烈的，糗一勺红艳艳的辣油是热烈的……一切的空白都有更饱满的填充其中。外面空荡荡慢慢肃杀下去了，身上衣物渐渐厚起来，天地空阔了，人笨重起来，时间过得如凝滞一般也慢下来。黑夜比白天更长，更多事物在黑夜变得暧昧而温暖，黑暗在冬夜孕育出稠密的故事，变得闪闪发光，变得热血沸腾，让经由此冬的人们分外留恋，又因留恋，而不愿结束这段天赐时景。那样的冬，最大、最隆重的一段空白，是被冬月、腊月、过年

哇哇大哭，我刚鼓足的勇气又回到原点。

硬着头皮推开换药室的门，然后故作轻松实则艰难无比地侧躺在换药台上。因为伤口创面大又深，医生每天把沾着药水和止血药的纱布，拧成团捻子用长镊子使劲往伤口最深处置，这种钻心的疼实在受不了，我嘴里就死死地咬住一块毛巾，右手牢牢地抓住父亲的手掌，巨大的汗珠就像断了线的珍珠，顺着脸颊向下滚，把衣服都湿透了，泪水也不争气地涌了出来，那种“痛不欲生”的切肤之痛无法形容。换药后，慢慢移动着身体走下换药台，眼中冒着金星再亦步亦趋地返回病房，撇着腿撇着屁股，无奈又痛苦、滑稽又狼狈……

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那些天，亲身体悟到了原本最正常不过的呼吸、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都是那么珍贵，但是病痛使我难以做到，内心的焦躁情绪反复复，常常是瞪着双眼盼天明，盼望有一天能走出病房，呼吸大自然的恩惠。心里的烦心事，也随着无奈和期盼，昼夜在脑海里不停地翻滚，我极其努力地用积极乐观的心态，不断击退病痛和负能量的一次次侵蚀。也是在这段时间，我察觉到，父亲原本宽厚的脊背不再挺拔，那操劳一生的双手不再那么有力，那承载艰辛的脚步也变得蹒跚。

生命本来就是由一连串的挫折、得失、悲欢、离合构成的，病痛更像是一场炼狱，没有摧毁我的意志，也没有让我丧失自信。漫长的养病时光，最终以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。其间，我也反复思考，在没有病痛之前，健康的权利是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但如果不顾身体健康，一旦生病，自己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因为健康在你的三餐里，在你的性格脾气里，在你的顺应自然、随遇而安里。没有了健康，住在别墅、开着豪车，你幸福吗？没有了健康，住着一身病吃不动、喝不动、走不动，你幸福吗？没有健康，其他的梦想都将与你擦肩而过。只有活着，并健康地活着，才是一种幸运、一种快乐、一种幸福。

有时疾病是上天的恩赐，因为在健康时，总有各种理想、各种不珍惜，一旦生病，陷入痛苦中才会反省，才会对健康心存敬畏，进而懂得了健康的宝贵，懂得了对生活方式的正确选择和生活态度的适时调整，抑或是人生得失的取舍。出院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，我每天仍然坚持到医院换药，换药前吃的止痛片，从每天四片、两片，再到不用药物咬牙坚持，疼痛感一天比一天减轻，如同婴儿学步一样，逐渐走出了困境，一种如释重负和重获新生的感觉，一天天累加，直至在不远的将来身体完全康复。

人这一辈子，什么才是最值得珍视的财富，这次病痛让我有了切身感悟。人生最大的财富是良好的心态、豁达的胸襟和健康的体魄，它们缺一不可。只有珍视这些，我们才不会不会被浮华的世俗所“绑架”，就像电视剧《人间》主题曲唱的：“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，岁月的列车不会为谁停下，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。”不管世间多少沧桑变化，都要多随缘、多包容、多运动，要少生气、少计较、少抱怨，不要透支身体，否则输了健康，就输掉了一切。

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中，有句经典名言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要报之以歌声”，正应了我此次的心境。一个人摔了很多次跤，突然会发现膝盖变硬了；流了很多次眼泪，忽然发现眼睛变亮了；伤了很多次心，猛然觉得心胸更宽广了；磨难是人成长的加速器，每渡一次劫难，就是一次重生，这是我痛悟人生后获得的启示。

本版配图 张宇尘